



永远青春

■ 精仪系 制 83 | 郑浩峻

曾经那么遥远的 2013 毫无悬念地到来了。20 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我们一起离开了那个紫荆花盛开的美丽校园，告别了又黑又挤却又无比温馨的集体宿舍，东南西北，各奔前程。按照绝大多数人的习惯，20 年后大家再聚在一起，都是要辛酸苦辣地纪念一番。这种对过去的纪念快乐着现在的我们。那些青葱岁月里的兄弟姐妹，当年还未实现的理想和过去二十年的风风雨雨，都历历在目。相信风雨洗礼之后的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，肩负起各种各样的责任，善待自己的家人和朋友，继续快活地冲向未来的岁月。

直到现在，很多人都顽固地认为八八级是个很有代表性的年级。1988 年是全社会从理想主义开始向现实主义发展的主要时期，八八级则是狂热、纯真、快乐的一群人。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已成为不变的青春印记和一种不自觉的生命力量。在几个热心同学的支持下，20 年前那些熟悉的身影终于又重新从时光的雾霾中，逐渐浮现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 20 年多前，把那些记忆的碎片如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般串起，重温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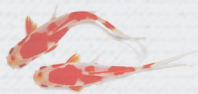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要说的就是制 83 的美女们，不但长得漂亮，学习也好，秀外慧中，印象中班级的前五名好像一直都是女生占据着！班里北京美

女比较多，洪梅高挑白皙，聪明美丽，一直不乏追求者，还好最终花落本班，肥水没有留到外人田，便宜了高力同学；赵宇静是大眼睛的美女，智慧女生的形象代表，不管什么都很优秀，相夫教子也是一流，现在已经有三个聪明健康的孩子了，令人无限羡慕！陈光，高个子美女，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，好像最终嫁给了高中同学。刘彩珍，我班最牛才女，朴实内秀，食堂吃完饭直接去上自习。在很多人担心考试能否及格的时候，她居然拿一百分。除学习外，她还经常在宿舍织毛衣，现在国外定居。郭美凤，班支书，内蒙女孩，学习好，善唱歌，还会唱豫剧，是我班目前唯一还留在母校任教的教师，在清华书店有郭教授写的教科书。董小珍，海南黎族美女，皮肤微黑，爽朗泼辣，快人快语，人小胆大，优秀的健美操运动员，放假回来经常给女生们带椰子、椰子干等好吃的。女生们都住在 6 号楼，挨着七食堂。每年三八节系学生会都会代表男生给女生们送上一幅对联，记得有一年送的是“高楼仰止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春”，又应景又应时，兄弟们还真是有才啊！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忘记女生们在稻香湖春游时表演的蓝精灵，她们是大学时代最美丽的风景。

下面说说男生兄弟们。

第一个宿舍的兄弟和故事。这

个宿舍的人比较齐，除了老蒋和田力，其余人直到毕业都住在一起。蔡旭彪，自从大二当班长之后就没换过人。为人大方义气，处事公道，四平八稳、不急不火，身怀绝技，敢跟武警和北京体育大学的选手玩散打死磕，拿过 65 公斤级的北京大学生散打亚军。有一次训练时摔得锁骨外 1/3 处断裂，自己硬挺着没吭一声。家住北京，每次周末回家都要让老妈做满满一大袋子好吃的，带回来分给大家吃。当然，在那个狼多肉少的时代，大部分都被本宿舍的人干掉了。老蔡的另一个好习惯是把饭都先吃了，最后吃那几块肉，而我们喜欢等到最后，再跟他分享那最香的一口。他对此从不拒绝！如果早生五百年的话，老蔡一定会是个侠客。郑浩峻，东北人，蔡旭彪的死党，意志顽强，俗称二愣子，经常在操场上看到他健步如飞的矫健身影。除了运动以外，最喜欢的是跟蔡旭彪周末一起去看录像，五毛钱连看两个，周末会早早去给老蔡占座。他是我们班少有的进入政府体制内的人物，在清华留校十年后去了青海西宁开发区工作。石仲武，外号石头，山西人，班里面年龄最大的大哥。为人急公好义，喜欢踢球、打麻将，酒量一流，每次熄灯后经常给兄弟们讲故事，用游戏机玩“坦克大战”可以一整天都不挂命。石头是全系的“名人”，



据说是先上了同济大学，大二退学后直接考清华。他平常基本不上课，考试从来都是临时抱佛脚。一次为81班的老崔抱打不平，被12号楼化工系的男生给扣住了。所有人都准备操家伙去救人，幸亏学生组长陈老太太来得及时，坚决喝止了大家，否则肯定是一场混战。石头毕业后就再也没音信了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李向荣，安徽人，聪明机灵，爱踢球，系足球队前锋主力，不管在哪里都能混得来，经常睁大眼睛



做观察思考琢磨别人的样子。班里面报到第一天晚上来的，进来先抽烟。考GRE第一次就2100多分，基本上各系的美女和各食堂的美食都是他发现的，还拉着我们一起去九食堂看环境系的漂亮女生阿九。高力，广西人，短跑健将，长相、性格和身体都是纯爷们，意志坚强，在比赛中拉断了大腿韧带。为人低调，所以等大家知道他搞定了洪梅后，都大吃了一惊。高力抱得美人归，夫妻一起远渡重洋，现在美国幸福地生活。蒋锐权，陕西汉子，我们都叫他老蒋。皮肤黝黑，胡子拉碴，朴实老成但是特犟，爱打赌但基本没赢过。有一年秋天跟高力打赌睡觉不盖被，真的是整个秋天都没盖被。高力可没那么傻。虽然他这次赢了几瓶酸奶，却感冒了好几天。老蒋还跟向荣打赌说自己能吃半扇猪，当然这次是输定了，害的老蒋吃了半个月的干馒头。八食堂的大汤桶是大家比较喜欢的，有次向荣把米汤盛在饭盆里面，恰好饭盆里还剩下两块没吃的肉，被老

蒋看到了，便问肉是哪儿来的，得到的回答是米汤桶里捞出来的。老蒋二话没说，直奔汤桶，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，老蒋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们，汤桶的肉都被向荣先捞走了，大伙晕得连笑都不会了。毕业的时候，大家去火车站送他，老蒋一大老爷们哭得跟泪人似得。在火车启动的瞬间，老蒋向站台上的兄弟们深深一躬，结果所有人都哭了，于是历史便永远定格在那一刻，每次提到这件事男生们几乎无人不知。巩建，71年的兄弟，高大持重，温和内秀，特别实在，擅长机械制图，女生们都觉得他挺爷们的。那时候跟他喝酒就是花生米加二锅头，还不讲究是否是牛二。有次喝大啦，在上铺吐得一塌糊涂，兄弟们帮他收拾，在床单上拿报纸捧着那堆东西直接扔掉了，他醒过来后才发现，他老姐刚刚送给他的一块新手表跟着那堆东西也被一起扔掉了，那个年代的手表还是挺奢侈的一样东西。不过心疼归心疼，酒还是照喝不误。田力，北京人，总是很有想法，学

习认真，经常回家，参加集体活动不是很积极，似乎还有1/8的英国血统。姐姐就是我们系毕业的，给我们制图课做过助教。

第二个宿舍的兄弟和发生的故事。王益民，北京人，幽默风趣，仗义豪爽，清华著名的体育兼文艺明星，手球一级运动员，系马杯主力队员，擅长小品，人气超高，有很多粉丝，男生缘、女生缘都好，成名作是小品《假条》，绝对不比现在本山大叔的春晚小品效果差。王季军，入学的时候只有15岁，绝对是神童，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兄弟，性格内向，沉默少言，自己在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阴阳图，他说祖上一身好武艺，一根棍子舞起来水泼不进，但大家都不太相信。华志斌，山东人，个子不高，颇有老大哥风范，男生中最早确定女朋友的，现在还在干技术的老本行，实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伟大理想，孩子都快上大学了，绝对属于拉动中国人民幸福指数的那一类人。宋涛，我班第一任支书和第一个党员，瘦瘦的，



很文弱，老成持重，有点儿周总理鞠躬尽瘁的感觉，住华志斌下铺，现在美国定居。肖波，新疆人，不是神童，是神人！精通电脑，爱思考，毕业工作不理想就随便考了一个北大的心理学系研究生，平常总是一副睡不醒、提不起精神的样子。

第三个宿舍的兄弟和发生的故事。沈宁，北京人，又高又大，吨位比较足，绰号沈大丁。说话有点儿容易着急、赶赶地，跟老涂、炬子他们一个宿舍，经常被兄弟们开涮，但从来不急眼，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漂亮媳妇，正在澳大利亚幸福生活。曹炬，白白瘦瘦很秀气很清纯的一个兄弟，毕业时去了深圳，一度迷恋 SONY 的游戏机，又不满现状出国，现在加拿大定居。涂颂华，上海人，有点儿小资清高劲儿，对人对事有自己的独立看法，做人很实际，比较典型的现实主义者，老带个眼镜，眼镜上还栓根绳子，能吃苦，班里最早的打工者之一，工作经历很坎坷，现在是投资方面的个体户，儿女双全，生活幸福，是个爱孩子的好父亲，个人目标是享受生活。张少勇，浙江人，大眼睛，很有主见，聪明干练，打排球水平年级第一，交朋友能看得上的人不多，毕业后一直在深圳努力打拼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。陈坚，眼镜书生，表面虽柔弱，内心却十分坚强。毕业后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出国去了加拿大定居。

第四个宿舍的兄弟和发生的故事。金志刚，朝鲜族兄弟，厚道老实，性格刚毅，常带好吃的泡菜给大家，在他家吃过朝鲜冷面，那味道至今难忘，踢足球的技术不错。聂磊，前任班支书，白白胖胖，积

极上进，学习努力，可惜现在一直没他的音信。彭志坚，自强不息、勤工俭学的楷模，在有些人看录像的时候（比方说老蔡和郑浩峻），他却在翻译书、做老师，身体不好，得过严重的肾病，尽管经历坎坷，但最终获得成功，印证了只要执着就能达到目的的至理名言。金希东，清秀文静，性格温和，羽毛球打得很好，全年级基本上没有对手，现在加拿大定居。别飞，诗人帅哥，痴情汉子，特立独行，与众不同，眼神有点儿飘飘的，寒假回家为给同行的美女好印象连棉衣都不穿，就穿一件借的风衣。曾弹着吉他在六号楼下对着他爱的女生唱了一夜的情歌，未遂。

那时候我们一起挤满电视房看世界杯，一起玩四国大战和大富翁，一起抽大公烟顺带熏蚊子，一起去八食堂偷大白菜吃小炒，一起跟七字班打架又成为好朋友，一起去野山坡戏水爬山点篝火，一起吃刚上市的康师傅方便面，一起在水房用电热炉煮从小树林里面抓来的小青蛇，一起在石头的生日喝得大醉后把酒瓶子摔满楼道。在炎热的夏天，只有十几平米的宿舍挤着七八个人，再拉上蚊帐，闷热难当，所有人都是在水房里冲完凉，直接冲回床上睡觉，如果十分钟内睡不着，还得再去水房冲一遍。精仪系八字班的五个班男生都住在一层楼，互相都比较熟，经常约球。一次跟制 82 班比赛，老蒋守门，在用脚成功挡住一次射门之后，皮球被踢出了球门区，老蒋同学于是高高兴兴地追了上去，把皮球——没错！就是抱了起来，所有兄弟被当场秒杀。

后记

也许是一个巧合，自己到合肥出差，下一站要去南昌，由于合肥去南昌没有合适的飞机，也没有动车，只好买了 K1029 次的列车硬座。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这种老式的绿皮火车了。车窗外，火车车轮在铁轨上单调而又有规律地咔哒、咔哒地响着。如同电影里的穿越时光，我仿佛又看到了 20 多年前的那个懵懵懂懂的愣小子，带着一脑门子的幻想，离开家乡，告别父母，奔向那个冥冥之中一直在那里等待他的地方。那里将会有他的大学美好时光、他的好兄弟和五年的无悔青春，可以让热血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尽情地流淌。我的耳旁仿佛又响起“走出宿舍、走出教室，到操场去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广播声，如同命运的集结号，东操上，益民、石头、向荣、老蔡、沈大丁他们正在参加足球比赛，操场旁班里的女生们在为他们加油，石头又在向益民大声喊着什么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年轻，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……

往事越想越多，思绪如潮水般涌来，不知不觉泪水已从内心深处慢慢地渗出眼眶。坐在对面座位同行的领导惊异地看着我，而此时的我却沉浸在往事中无法自拔，再也写不下一个字。感觉人生就像一段旅程，过去的不能再来，唯有更加珍惜未来的岁月。感谢上天赐予我的一切，我会更加认真地度过生命中余下岁月的每一天，也衷心地祝福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够永远幸福安康！

谨以此文献给制 83 班全部同学本科毕业 20 年。📌